禮部志稿

四五

設厲壇

洪武三年始命祭無祀鬼神先是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舉其禮至是禮官奏按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泰厲謂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謂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謂古諸大夫之無後者又士喪禮疾病禱於厲鄭氏謂漢時民家昏秋祠厲則此祀又達於民也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然則鬼之祭享而無所歸則必為害古者七祀於前代

方面重寄視古之方伯連帥無異而其境內山川所當祭者其定制頒行之於是禮部奏五嶽五鎮四海四瀆禮秩尊崇及京師山川皆國家常典非諸侯所得預者其各省惟祭風雲雷雨及境內山川之神宜共為一壇設二神位以省臣初獻都指揮司官亞獻府官終獻祭期春用驚蟄後三日秋用秋分後三日每位牲用羊一豕一籩豆四簠簋二爵三鉶犧象尊各一祝一風雲雷雨帛四山川位帛二凡祭致齋三日可自是定天下十

奏之上命當其罪而禮部奏云著令凡祭物缺者許以他物代上曰夫祭物所謂缺者以非土地所產溧水固有鹿何得謂缺是有司無誠心於祀神而故為是苟簡也夫百司所以能理其職而盡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懼之心耳今溧水之官於神猶怠忽之則於人事又何懼焉命論如律乃勑禮部下天下有司凡祭必備其物苟其物非地產所有又無商賈販鬻則聽其缺可也

軍衛設祀壇

山縣古有南岳廟年久滋敝有失觀瞻請設道士及佃戶修整事下行在禮部覆奏因言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事同一體俱合用道士或十人或五名每廟佃戶四戶灑掃供役仍令該管府州縣官時加巡視以稱崇祀之禮從之

正恒山北嶽祀典

弘治四年先是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言恒山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宋有天下未混一北為契丹所

未之有改其渾源州雖有恒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聞碑誌無考況今恒山實爲畿內鉅鎮孕靈已久一旦廢此舉彼恐有窒礙如文升所奏渾源州恒山既爲一方之望古跡間存復有洪武年間重修廟宇但恐年久頹敝請下所司量加修葺春秋致祭威靈歆格用垂悠久

下禮部覆議行

北嶽改祀近地

弘治十五年吏部尚書馬文升奏嶽瀆之祭自古皆即其

未至前數日並海之民見海濤恬息聞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至臨祭煙雲交合異香郁然靈風清肅海潮嚮應竣事父老皆欣喜相賀爭至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餘年矣今聖人應運太平有兆海濱之民何幸身親見之原德還奏上悅

以殲賊立江海神廟

正德八年三月命立江海神廟於狼山歲時祭初巡撫淮揚都御史張縉言流賊於狼山乘颶風之變實江海

效靈宜立廟以昭神貺禮部議江海之神已秩祀典此
復立廟幾於煩瀆詔從縉請

祀馬祖

洪武二年遣官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初命築壇
於後湖祀馬祖諸神勅禮官考其禮儀至是禮官奏言
周官牧人掌六馬之屬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
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房為龍馬先牧始
養馬之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馬

祭司馬

洪武五年禮部奏舊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今擬止設一壇祭司馬一神每歲止於仲春一祭從之

祭五祀

洪武六年定凡祭五祀户竈門井於四孟月時享太廟日遣内官致祭中霤於季夏土旺戊日遣内官致祭

祭五祀壇制日期

洪武八年禮部

禮不令修建薦揚齋醮俱不先期遣官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於大興隆寺及三清三境天尊於朝天宫則祀典正矣　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葢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乃朝廷宫殿之象正統初建紫微殿於大德觀東設大帝之像每節令亦遣官祭告夫幽禜祭星古禮也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為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宫稽之祀典誠無所據其祭告乞罷免

廟食其地於禮為宜祠之京師何也況文昌六星為天之六府殊與梓潼無干乃合而為一是誠附會不經乞并與大小青龍神之祭俱勅罷免其梓潼在天下學校者俱令拆毁庶足以觧人心之惑　又道家有所謂北極佑聖眞君者蓋眞武乃北方玄武七宿後人乃以玄武為眞聖而作龜蛇於下宋眞宗避諱改玄武為眞武靖康初加號曰佑聖助順靈應眞君及攷圖志乃云眞武為淨樂王太子得道術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奉上

而顯而其法之所自又皆林靈素輩所附會況近年祈
禱杳無應驗若以累朝創建之故難以廢毀其祭告之
禮宜令罷免四時袍服更換宜令收貯勿毀此後不必
再焚亦不必再製如此則妄費可少省而邪術可貶矣
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誌云福建閩縣舊有洪
恩靈濟宮即祀今之金玉闕二真人者五代時吳徐温
子曰知證封江王曰知諤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人
德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國朝御製碑謂太宗嘗

具僭號既宜革正而妄費亦宜節損請仍存閩之廟祀廢京師之諸祀革其帝號與服色止稱眞君服舊服其衣服更換俱令本宮收貯不必再焚每歲亦不必再製若在閩而敝者令府縣量爲修補不必齎送如此則於禮庶不謂瀆而報功之典亦未嘗不存也　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及金玉闕元君者即二徐之父母及其配也宋封父齊王爲忠武眞人其母曰仁壽仙妃配皆爲仙妃我朝永樂至成化間屢加封其父爲聖帝母及

器之清濁樂音之高下制度節奏毫釐之際不容少差差則反以白禍況製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以此獲福又豈有是理哉我朝天地合祭用正月皆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太祖所親製足以傳之萬世當此之時豈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今所遞出樂章雖云出於永樂大典蓋是書之作博采兼收欲以盡天下之事初未聞以此施之朝廷見諸行事以為後世法也陛下純誠至孝嗣統守成一以太祖為法以上追二帝三

王之盛不宜以黷禮事天臣等讀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究心至於鄙褻詞曲尤所不習不當以非道事陛下所連日憂惶不敢奉命者實不願陛下為此舉也近數月來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仰承德意不敢違越間於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應命以誤陛下未免封還執奏至再至三迹似違忤情實忠愛似此者多非但樂章一事而已疏入上嘉納之

禮部志稿卷八十五上

明 俞汝楫 編

羣祀備考

歷代帝王祀

祀歷代帝王

洪武六年監察御史答禄與權等言開物成務先王各正

乎民彛崇德報功後世宜興乎祀典茍不追尊前古曷

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仲春以少牢致祭商中宗高宗
周成王康王漢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唐玄宗憲宗
後唐明宗宋太宗真宗仁宗亦宜令有司立廟陵三年
一祭祭以少牢上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
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於陵廟
皆每歲春秋祭之乙酉建歷代帝王廟於京師禮部奏
定其儀制略如宗廟同堂異室為正殿五間以為五室
中一室以居三皇東一室以居五帝西一室以居夏禹

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以居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以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從之

祀三皇

洪武二年二月遣中書叅政蔡哲祀三皇以句芒祝融力牧風后配享句芒祝融居右風后力牧居左儀同釋奠三皇位則籩豆各八簠簋各二登鉶各一爵三犧尊象尊山罍各一幣一白色祝一共用牛羊豕各一其配位用籩豆各四簠簋各一鉶一爵三象犧尊各一幣一

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唐堯虞舜夏禹商湯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明帝章帝後魏文帝隋高祖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凡三十有六各製衮冕服函香幣遣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事每陵以白金二十五兩俾具祭物陵寢之發者掩瘞之壞者完築之廟之敝者因其舊而葺之無廟者設壇以祭仍令有司禁樵採歲時祭祀以為常牲用太牢

祭帝王陵寢

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上諭中書省臣曰天下都邑咸有三皇廟前代帝王大臣皆不親祭徒委之醫藥之流且令郡縣通祀豈不褻瀆至於堯舜禹皆聖人有功於天下後世又不立廟朕不知其何說也宜令禮部會諸儒詳考以聞於是禮部同翰林院太常司官考前代聖帝賢王自唐以來皆祭於陵寢唐玄宗嘗立三皇五帝廟於京師至元成宗時乃立三皇廟於府州縣春秋通

生有崇睠諸帝兮是臨予頓首兮幸蒙　奠帛云秉微
誠兮動聖躬來列坐兮殿庭予今願兮効勤奉禮帛兮
列酒尊鑾予情兮忻享方旋駕兮雲程　初獻云酒行
兮爵盈嘉氣兮雍雍重荷蒙兮載瞻載崇羣臣忻兮躍
從願覩穆穆兮聖容　亞獻云酒斟兮禮明諸帝熈和
兮悅情百職奔走兮滿庭陳籩豆兮數重亞獻兮願成
終獻云獻酒兮至終早整雲鑾兮將還宮予心眷戀
兮神聖欲攀留兮無從躡雲衢兮緩行得遥瞻兮達九

祝餘禮儀仍舊祝文曰皇帝謹遣具官某致祭於太昊
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陽氏
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
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帝隋高祖皇帝唐太宗皇帝宋
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曰昔者奉天明命相繼為君代
天理物撫育黔黎彝倫攸叙井井繩繩至今承之生民
多福思不忘報特祀以春秋惟帝英靈來歆來格尚享

祭歷代忠臣不具祭服

居三皇五帝三王如舊最東一室則漢高祖光武唐太宗最西一室則宗太祖元世祖從祀名臣凡四壇東廡第一壇九人風后臯陶夔龍伯益傅說召公奭召虎張良曹參西廡第一壇九人力牧夔伯夷伊尹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東廡第二壇十人周勃馮異房玄齡李靖李晟潘美岳飛穆呼哩博勒呼巴延西廡第二壇九人鄧禹諸葛亮杜如晦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張浚保爾濟齊拉衮

葺上曰然其廟之可葺者葺之不可葺者令有司次第
修之勿亟勞民也
特設歷代帝王陵寢
嘉靖十年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請改大慈恩寺興辟
雍以行養老之禮撤靈濟宫徐知證知諤二神改設歷
代帝王神位仍配以歷代名臣下禮部議覆言今國子
監逌祖宗以來幸臨之地恐不必更葺梵宇舊址重立
辟雍惟寺内歡喜佛實屬不經敗壞民俗相應毀棄靈

濟宮徐知證知諤二神其在當時已得罪名教固宜撤去但所在窄隘恐不足以改設帝王寢廟宜擇地别建得吉夷鬼淫像可便毁之帝王廟工部其相地卜日興工於是工部銷毁淫像會官相帝王廟地因言阜成門内保安寺故址舊為官地改置神武後衛而中官陳林鬻其餘為私宅地勢整潔且通西壇可贖還而鼎新之

奏入報可

嘉靖十一年七月禮部以新作歷代帝王廟成請上親

來本府率委縣丞訓導等官代之恐禮意太輕乞定為
著令禮部議謂所言宜從請此後分遣堂上官有事故
即委京縣掌印正官必不得已乃委府學教授等官從
之仍令本府官如無事故不許推託轉委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八十五下

明 俞汝楫 編

崇祀備考

孔廟祀

遣祭闕里

洪武元年遣前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先師孔子于闕里出内府香幣并白金百兩俾具祭物仍命通賛舍人張

詣曲阜致祭及行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旣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更定釋奠孔子祭品禮物

洪武四年禮部奏更定釋奠孔子祭品禮物正位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登一鉶二簠簋各二酒尊三爵三四配位每位羊一豕一酒尊一餘同正位其從祀十哲

十一人上從之禮部請選京民之秀者充樂舞生上曰樂舞乃學者事況釋奠所以追崇先師宜擇國子生及凡公卿子弟在學者預教肄之

宣德元年山東德平縣儒學訓導年富言天下儒學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或置木牌或為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缺而不置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刋布內外永為定規上曰朝廷崇儒重道為緊要事而

孟之父俱遷配啓聖王殿庶名位胥安人倫攸叙又言
祭告孔子祝文稱王在天下則可在子孫則不宜乞易
惟王為仰惟我祖增深仁厚澤詒我子孫二句於垂憲
萬世之下上是其言命行在禮部行之仍命翰林院議
伯魚子晳封號以聞

隆聖賢廟祀

成化十二年七月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言孔子冕服已
用天子之禮宜增籩豆為十二佾舞為八則禮樂相稱

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配天儀亦非正
體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卿宜加體孔子之心為朕計
之𢗅遂言孔子宜稱先聖先師而不稱王祀宇宜稱廟
而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撤籩豆用十樂用
六佾叔梁紇宜別廟以祀以三代配公侯伯之號宜削
只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
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預吳澄宜罷祀林放蘧
瑗盧植鄭玄服虔范甯宜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

弘治二年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言文廟從祀世教所關不可不慎如蘭陵伯荀況扶風伯馬融偃師伯王弼成都伯揚雄俱得罪名教宜黜之本朝文清公薛瑄篤志好學於道有得宜進之從祀之列詹事府少詹程敏政亦言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八人雖有訓詁其行不足稱宜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而所著未能發明聖學止宜各祀于其鄉申棖申黨其實一人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

部會官議於是禮部等衙門尚書周洪謨等言揚雄洪武中因行人楊砥之請已罷從祀薛瑄在成化初亦議其於明道著書尚未若黄榦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説若后蒼雖能明高堂生之禮然漢以二戴慶普三家立於學官而蒼之禮不與焉王通河汾之師道雖存而於聖人之道亦安望覃懷逖續之功若遽欲躋之從祀俱未敢以為然也至若啓聖王及泗水侯各為廟以祀於闕里久矣今欲通祀於天下而遂升

已瀚力稱前人之請為有見今不可遽易芳曰所謂前人者葢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耶瀚曰薛文清學徒博而少著述人猶曰能繼道統為之請列從祀況草廬著述之多可不祀乎芳曰不然文清著述雖少於草廬而出處之正則加草廬之上矣況以盡心知性之學達窮神知化之妙其讀書一録皆寫其身心之所得葢在聖人所必與者豈常人所能識也然至今猶未躋之

郎張邦奇詹事陸深少詹事孫承恩祭酒王教學士張
治詹事府丞胡守中庶子楊維桀諭德龔用卿屠應竣
洗馬徐階鄒守益中允李學詩秦鳴夏閔如霖贊善閻
樸司直謝少南呂懷編修兼校書王同祖趙時春編修
兼司諫唐順之黃佐侍講胡經二十三人議宜祀庶子
童承敘贊善浦應麒議宜緩贊善兼檢討郭希顏以瑄
無著述之功議不必祀給事中丁湛等請從衆議之多
者霍韜又欲黜司馬光陸九淵呂懷欲將道統正傳皆

道諸臣建言上請累十餘疏而儒臣獻議與瑄者十居八九世宗皇帝亦嘉瑄能振起然猶謂公而後明宜俟將來若守仁則世代稍近猶恐衆論不一請勅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儒臣令其廣諮博討撰議進覽仍下本部會官集議以俟聖斷上是之

附考

正孔廟從祀議

弘治十二年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程敏政言臣

為經師使脩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説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黄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楊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葢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著易傳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語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

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
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
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决之得不死而又
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
徒可謂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
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
敗及母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
若好人按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

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

謹按家語所載七十二賢無秦冉顏何史記所載七十七賢無陳亢文翁石室而唐祀因之杜氏通典則有八十三賢而宋祀因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為先師則始于唐之貞觀以曾參等六十七人並為侯

撫按衙門行令提學官着落府州縣掌印正官及儒學
師生備查各處名宦鄉賢果有遺愛在人鄉評有據未
經表彰即便及時興立祠祀以勵風化若祠宇傾頹及
未經立祠地方亦合查給無礙官錢擇地修葺其或惠
政殊常遺思不泯出于民心追戴願專立祠以申崇報
者有司官員亦當代與申請聽其建言中間如有匪人
濫預有干清議者亦要從公釐正